



唠叨的爱

晚晴

◎陈巨国

不知是出于女人的天性，还是性格脾气所决定，我老伴最大的特点，就是爱唠叨。她唠叨起来没完没了，唠得我心烦意乱，叨得我六神无主。可以这么说，我们结婚四十年，她就唠叨了四十年，看样子，今后还得继续唠叨下去。

每天清晨，一起床，老伴就唠叨开了：“被子不能马上叠，要向外翻，让里面一夜的浊气放完了再叠。”刷牙了，她又唠叨了：“刷牙要用温水，牙刷已用多久了？一个月要换一次，牙刷不能倒头放，否则，容易滋生细菌。”我刚下楼，老伴就捧着一大杯凉开水叫我空腹喝下去，说什么“空腹喝水能冲洗肠胃，保持大便畅通”。吃饭了，她又在一旁唠叨着：“吃饭千万不能狼吞虎咽，要慢咽细嚼，你吃得太快，不利消化。”出行了，老伴又是一阵唠叨：“走路要走行人道，红灯停绿灯行，要时刻牢记在心头。”

说真的，老伴的唠叨让我耳朵都起了厚厚一层茧。不仅如此，老伴的唠叨常常使我陷入尴尬狼狈的境地。有次老同学久别重逢，免不了一顿小聚。原本烟酒不沾的我，在老同学的劝诱下，破例叼起了烟，喝起了酒。可就在我们推杯换盏、吞云吐雾时，老伴突然出现，一见我就唠叨：“你看，你像什么样子呀，懂不懂烟酒会伤人的道理？”不容我分说，一把夺过香烟丢在地上用脚踩灭了，又滔滔不绝讲起喝酒的大道来：“少量喝点葡萄酒是好的，但是绝对不能过量。专家说过，葡萄酒每天不超过50-100毫升……”“你有完没完呀？”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，声音几乎是在吼。老同学都惊得面面相觑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我更是觉得颜面扫地。但是不久后，看到老同学一个个烂醉如泥的样子，我又暗暗庆幸：亏得有老伴搅局，否则自己也难逃一劫呢。

为了应对老伴的唠叨，我尝试过多种破解的方法。

起初，对老伴的唠叨，我采取“兵来将挡水来土掩”的方法，与老伴来个硬碰硬。她唠叨一句，我就对抗一句：“你当我是三岁小孩，可任你教训？我懂的比你多！”“说什么教训你，我还不是为你好，不识抬举。”老伴委屈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在你一言我一句中，火药味越来越重。然而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想想老伴唠叨的点点滴滴，觉得不仅没恶意，还透着关爱之情呢。想到这里，我释

然了，何必非要弄个你死我活呢？为了家庭的和谐，我选择了另一种方法——沉默。以后不管老伴如何唠叨，我一概是一只耳朵进、一只耳朵出，不理不睬。可这个方法没实行几天，老伴就扛不住了，发火了：“这是家庭冷暴力！”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思来想去，最后决定采取顺从的软办法。她说早晨空腹喝水好，我说是的，效果特别好。她说出门走路要走人行道，我说对的，走人行道安全。有时候，她刚说了上句，还没说出下句，我给她说出来了。比如，老生常谈的出行话题，她总是说通过红绿灯时要严格做到……话音未落，我便接上了下句“红灯停，绿灯行，牢记心头永不忘”。说得老伴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就你油嘴滑舌的，记牢了，就要切实做到。”气氛变得轻松又愉快，一扫过去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、理解的加深，我对老伴唠叨的忍耐度和理解度已进入了新的境界，开始感悟到老伴唠叨的价值所在了。一天，朋友送来戏票，邀请我这个越剧迷去逸夫剧场看《沙漠王子》。就在我早早吃过晚饭准备出发时，老伴挡在门口，非要我带上一只鼓鼓囊囊的布袋子，说里面有一件两用衫和一把雨伞。“带这些干什么呀？”我不解地问。老伴说：“我早听过气象预报了，说晚上有雨，有雨天气就会变凉。这两件必须带上。”我看天空，满天的晚霞，哪有一点下雨的迹象呀？“气象预报也有报错的时候，不带了。”“一定要带上，又不是什么重的东西，老年人老话，晴带伞饱带饭，更何况气象预报说得明明白白要下雨。”老伴活得斩钉截铁、不容置疑。无奈，我只得顺从地带上这袋累赘。一到剧场，朋友见我手中提着这么大一个袋子，开口便取笑我：“‘妻管严’毛病患得太重了。”说得我脸一阵红一阵青。然而，当剧院散场时，天空真的下起雨来了，气温也一下子变冷了许多。当我穿起两用衫，撑开雨伞，告别一脸焦急的朋友，缓步从容走向公交车站时，我分明感觉到了朋友艳羡的目光。这时，我的那份得意，那份温暖，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。此时此刻，我觉得，老伴的唠叨，是一曲动听的爱之歌。

宁波话里的“三”字

宁波话趣谈

◎赵淑萍

在古代汉语中，人们似乎对“三”颇为青睐。

“三”表明一个人的诚意、耐心，如“三顾茅庐”、“三请樊梨花”；表明事物成功来之不易，颇费周折，如“三打祝家庄”、“三借芭蕉扇”；而在古典诗词中，“三”更是比比皆是，“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”、“四十年来家国，三千里地山河”、“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一水中分白鹭洲”、“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”……

可是，宁波人似乎对“三”心存偏见。宁波话里，凡是与“三”有关的，大都含贬义。初来宁波，听人说“万三鬼”，我立刻想到沈万三，我猜测是说这个人像巨富沈万三一样精明，或者是说这个人特爱吃肉，就像沈万三离不开蹄膀，周庄不是有著名的“万三蹄”吗？后来才知道，“万三鬼”是说这个人一万句里只有三句顶用，这样的人，夸夸其谈、言过其实，轻易许诺却常不兑现，令人不齿。后来呢，听到越来越多的“三”，都不是什么好称呼。比如说“老鬼三”，是指鬼一样的人（当然，这个词在北方、在上海还有其他解释）；此外，“五更阿三”是指四处游荡，无家可归的人；“柯蛇阿三”指一文不名不务正业的人；“桥头老三”指农村里闲坐桥头侃大山、播新闻，好像无所不知的人。而且，上海话里的“瘪三”（靠乞讨为生的无业游民），据说也是宁波话传过去的。

其他呢，“三只手”指窃贼，“三不像”形容不伦不类，“赖三”指女流氓，这些“三”真是臭名昭著。即使是一些带“三”的俗语，也有一种隐含的贬义。如“三娘六主意”、“三个女人抵潮鸭”、“暴吃馒头三口生”、“欠其三百两”等。

我很想为“三”平反，于是，拼命找关于“三”的好词好话。找的结果，也就是一些中性的词、中性的话。如“三姑六婆”、“三茶六酒”、“三亲四眷”、“三榔头敲勿倒”、“宁波人有三臂好臂”、“三日勿吃咸齑汤，脚骨有眼酸汪汪”。还有一些，倒是反映出乡俗人情，还蕴含着一些人生哲理，如“新妇三日咤大小”。新妇就是新媳妇，新娘。风俗规定新婚三天内新娘与家族中人、或家族中人与新娘可以不分辈分大小，谈笑无忌。这样，免了新娘因初到而分不清辈分的尴尬，也有利于新娘与亲戚在一种活泼、轻松的氛围里熟悉起来。“三代不出舅家门”，这舅家，就指娘舅家，此谚意为三代都抹不去母系血缘的某些影响。再比如“三岁意见看到老”。意见，宁波话中指一个人的行为举止。看到老，到老不变。相当于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”。“三岁打娘娘会笑，廿岁打娘娘上吊”比喻母亲对儿子的态度，暗示对孩子要从小正确引导，“廿岁打娘”正是对“三岁打娘”姑息迁就的结果。

由于水平有限，我是真不知道关于“三”的吉言好语了。下次，碰到老宁波或方言专家问问。暂且，就在这里充“老三”吧。

爱深沉

撒谎的日子

◎周波

为了让老爸安心，我们在老爸面前撒谎，为他老人家隐瞒病情。屈指一算，这撒谎的日子已有三年多了。

三年前，在一次例行体检中，老爸的肿瘤标志物血检值猛升，超出安全指标几十倍。姐姐立即把这残酷的消息告诉了我，我星夜赶到，和姐夫一起迅速把老爸送到市区的一家医院做全身CT。确定了恶性肿瘤在结肠的位置后，我们当即达成了共识，一是保密，二是尽快手术。对老爸谎称是肠子里长了个小小结，需要手术割除。手术住院期间，我们千方百计地和医生、护士还有同室的病友说明原因，替我们保密，免得老爸受到打击。我更是寸步不离地跟着老爸，监视老爸以及和老爸相接触的病友，经常转移他们之间的话题，以防泄密。

手术治疗结束后，按常规进入了化疗阶段，撒谎的难度和不可预料因素也在逐渐增大。七次住院化疗，要面对七批不同的人群，我们真是煞费苦心。每次化疗前，我们陪着笑脸，事先找医生、护士，特别是同室的病友解释情况，请求给予“圆谎”帮助。有几次，碰到同病房的病友也在挂盐水做化疗，吊瓶的大小、药的颜色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老爸看着很奇怪，不禁会问：“我的药和化疗的药外表看看咋会一样呢？”此时，心知肚明的医生、护士还有同室的病友，都会挺身而出，主动替我圆谎。老爸或许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但对这么多人的众口一词，也就无话可说了。好在结肠恶性肿瘤化疗时副作用不是很大，又加上老爸身体素质尚可，没有出现呕吐、掉头发之类的症状，每次化疗都是有惊无险。

挺过了化疗这一关，还要回家吃西药辅助治疗。一拿到药，我就蒙了，几盒药的说明书上都写着“专治恶性肿瘤”之类的话，我老爸是高小毕业，在他那个年代也算得上一个文化人了，他一看说明书那就全都露馅了。怎么办？办法总比困难多，我们灵机一动，把这些药分门归类地装入几个空茶叶筒里，分别写上“补药一号”、“补药二号”等，并写明具体的用法。所有的药品说明书和药盒子，我们都小心翼翼地收集整理后，扔到垃圾箱里或转移到我姐家里，不让老爸看到。

那天在医院里，我得意地向老爸的主治医生谈起“撒谎”的妙招，颇有些成就感。谁知，他却摇摇头，反问我：“你以为你老爸真的不知道真相吗？”接着，又给我当头泼了盆冷水：“说不定你老爸早就晓得自己病情的真实情况，只是他老人家理解你们的用心良苦，不愿意点破罢了！”

这下，轮到我在哪里发呆了。半晌，我清醒了，也许老爸真的早已知道而不愿点破，他也在撒谎呢。但转眼一想，却又笑了，我们对老爸撒谎，流露出我们对父母的孝；而老爸对我们撒谎，也表示了父母对儿女的理解和支持。我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浓浓的爱，这爱不是治愈疾病的最好帮手吗？为了这种爱，就让这默契的“撒谎”延续下去吧。

总第6060期
配图 木水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